



00634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九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九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
盡十二月凡六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六年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据其事而廢之 乙酉泗州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江浙水災差官體量蠲稅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覲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一

致仕者有之苟於祿而請歸農者有之自皆心語相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愛以欺於眾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包荒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既委贄立朝陳力處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覬遂僥倖而妄章詭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為嫚詐之事以要於陛下不有沮之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偽如向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以來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必廢所稱援者必進既為上所信屬故其職特為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險詖之人挾己憎愛依倚形似以造浮

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若由風聞而事得其實朝廷從而施用之有補聖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爲聽斷之累哉臣愚謂前世風俗不平毀譽亂公而下詔誡勵者有矣欲深鑒時弊望特屈聖訓曉勵士大夫庶幾偷薄革心有以激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內司朝廷憲度外察郡縣吏治若朝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綱紀有所未正則御史得以言之若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冤枉有所未伸貪暴有所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二

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內外施行之事隨所是非之當否而言上以補救朝政下以警飭四方之吏其適於至公之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先者將以明上下之分也上下之分苟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不亂天下無難於爲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臺諫官其所關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體朝廷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皆得以專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爲言而助之耳臣以爲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固不俟言者助之

而適足爲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
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帝嘉
納之 戊子錄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
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
祖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
后家子孫皆錄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
賜第乃十一月癸酉合并書明年 詔中書樞密院累
六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二人
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隨月撰進 壬辰命同知諫院司
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旣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
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
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三

詎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者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
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
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後來者觀之無
不盡力矣 癸巳詔曰臺諫爲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
能弼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
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輿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
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
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
下其爲朕申徹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黜焉從
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 考異王疇正傳曰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
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乃兩罷
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綺掖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
勵從之按疇以七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

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專爲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今不取馮潔已御史臺記又誤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拯時爲中丞言事備直執政

甲午出內藏

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

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壬寅同知諫院司

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

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

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

察之謂也知道諛譖妄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

也武者非強克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

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

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缺一則

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竊見陛下天性慈惠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四

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闕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事有所疏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臣竊見國家所以御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

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途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其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盡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之時朝廷或以眾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炫奇以譁眾養交以市譽居官未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五

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職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者未之有也其三論揀軍曰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致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不能澄汰衰老以省

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眾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爲國計者果何如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飢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關德宗召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駕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爲

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羌胡之監子智高蠻獠之別種乃敢屈強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咸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爲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

不可不以近切之憂爲萬一之慮也伏乞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並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如今來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好辭之 八月己未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諡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虜遇未嘗挫衄免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於軍中凱劾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 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七

求之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仲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菴御城莊存焉其地與邊胡淀相接無數十里頗爲塘水所壞乞下本處時加修築從之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過誤有害則赦之情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並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

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
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猾吏貪
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
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
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敕使慙慙之民憤悵惴恐
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
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
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
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
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
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
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來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八

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
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
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預期其徒罪則仍舊降
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爲定制庶幾爲
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丁卯司馬光進五
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
保業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艱王者始受
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
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
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
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
至難乎及夫羣雄已服眾心已定矣中人之性皆以爲

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晏安慮不及遠善惡襍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惜時略曰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遠謀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較其政治也謹微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殘賊之門不惜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九

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務實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董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澗池縣主簿蘇轍軾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僉署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祕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事推官時轍

對語切直其略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失其宜矣臣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坐朝不聞諮謀便殿無所顧問女寵之害內則伐性傷和外則蠹國敗政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賜予無數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司馬光第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十

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策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當黜帝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乃爲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帝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也乞宣付史館帝悅從之介衢州人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

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亂性敗德禹湯
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
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
誇尙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
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
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
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
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
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
以解皇天譴告之意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
休矣帝嘉納之考異司馬光行狀云旣取蘇轍光遂與
上嘉納之按陶此時不在朝廷諫官則宗廟社稷自重
楊收龔鼎臣及光凡三人在耳恐行狀誤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十一

閣直學士楊敞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併增
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
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帝欲特行之丁丑詔
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
若稽古以修厥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
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
之志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
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覈其實與士大夫之宣
力於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爲姦則朕之
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
各悉力一心務祇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今考校

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目所陳旭所

論在嘉祐二年七月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

多稱其官而百姓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

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

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

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

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

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

劍南西川節度庚子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爲

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張昇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帝旣許富弼終喪乃遷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三

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獨不可辭昭文

以待富公耶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

所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

白上聞者亦是琦言辛丑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

修撰胡宿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旣謹靜及當重

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

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

紛無益於治也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

固辭不受丙午皇第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

六十一日云丁未諫官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

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疎遠在

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

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旣具劄子復面請之帝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及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三

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九月癸丑詔三司以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羅軍儲 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洩漏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司馬光復奏請早定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卽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卽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眾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繫遠近之心他日皇太子

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
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有
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
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察公
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
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
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於是光復具奏且面
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意謂卽行今寂寞無聞此必
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
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
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齒

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琦等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洙
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
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
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病暴卒御史
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考異李
熹曰此
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銘洙卒在
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飲藥死當考時知江州
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
疏請擇宗人惟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
聞日官奏彗星纏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心爲天
王正位前星爲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臣恐咎證不
獨西北也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檢會前
後臣僚奏議廷對大臣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

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之最
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
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安冲幼而畏清河嚴明
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
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安墜漢之基祚竊姦臣
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覩之患早爲定斷慰安人心天下
大幸李燾曰按神宗朱墨二錄論附傳并云誨上疏請
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定議用英宗
知宗正寺不知何也誨之孫謹嘗爲誨補傳乃有此疏亦
存此本不知何也誨之孫謹嘗爲誨補傳乃有此疏亦
不知何從得之冬十月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
今撥取附見

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
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初沙苑關馬秦州置場以
券市之內侍李繼和初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梁適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五

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二十年始得磨勘
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爲例故有是奏詔從之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
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
請別編修從之 丙戌詔京西淮浙荆湖增置都同巡
檢 壬辰起復前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爲秦
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辭以喪不拜考異宋史作前右衛
使長編作左衛大將軍爲秦州初司馬光旣以所上章
防禦使今從宋史仁英兩本紀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
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此意久
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
非臣等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

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名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甚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啟之帝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帝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帝自至和未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帝早立嗣帝既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范鎮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所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帝未許如是五年六年言者亦稍怠琦嘗獨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好學者升於內學冀得親賢因屬大事欲以此感動帝意乘間即言宜早立嗣帝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帝意考異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每次之包拯此時猶在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知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讓建太子時嘉祐三年六月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先自納於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癸巳以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長垣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

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守恂時爲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爲知宗正寺解宇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

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表四上乃從其請庚申左騏驎使入內

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府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於是多爲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南安呂瑋獨窮竟之志聰卒坐此黜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眞宗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七

神御殿爲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爲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則眞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眞宗旣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役不許己

已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乙亥樞密院

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戊寅許康州刺史李樞以己官封贈父

母十二月丙戌復豐州庚寅命諸路總管集隨軍

功過簿以備遷補以周敦頤爲國子博士通判虔州

初敦頤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

敦頤處之超然至日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爲乃大悟執

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太常禮院

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於上

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厯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考

慶厯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甲

丙午朔不受朝會要稱慶厯二年誤也當作元年

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軍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諡

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

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

卽詔減數歲懷德自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

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承平保寵

終祿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黃本書六

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遺中

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祕閣官卽崇文院賜宴以嘉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九 六

其勤仍詔兩制看詳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取者付編

校官覆校寫充定本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七十

起玄黠攝提格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七年春正月己酉朔大慶殿受朝 壬戌御宣德

門觀燈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非朕獨肆

游觀也先是諫官楊畋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罷上

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辛未復命前右衛大將軍岳州

團練使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乙亥詔太常

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為祠

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一

廟未順之事乃言自皇祐五年詔書以三聖並侑為定

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廟四時祭

奠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遭變

飭己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於暱況以嬖寵列於秩禮

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復下兩制議而翰林學

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

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

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

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乎饗親請如禮

官所議故降是詔 二月辛巳以知蘄州張田提舉荆

湖南路刑獄諫官司馬光再疏言田傾邪險薄不可任

以監司尋改知湖州 初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

故百姓利食私鹽由是盜販者眾捕之急則起爲盜賊
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
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
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
事纔畢往往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
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
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
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朝廷以爲患嘗遣職方
員外郎黃炳乘驛會所屬鹽司及知州軍通判議於是
炳等合議以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
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
糴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二

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廣東轉運司虔州官吏又請選江
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
鹽旣又命比部員外郎曾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
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益請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
令虔州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二州貿易
所謂變私鹽爲官鹽易盜賊爲商旅朝廷難之卒用炳
扶等策然歲纔增糴六十餘萬斤 癸卯詔充國公主
入內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
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宅旬當內臣
梁懷吉歸前省諸色祇應人皆散遣之瑋貌陋性樸公
主常傭奴視之韓氏復相離間公主嘗與懷吉飲楊氏
窺之公主怒毆楊氏夜開禁門訴於帝所言者皆咎公

主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悲懟欲自盡或縱火欲焚第以
邀帝必召懷吉等還帝不得已亦爲召之諫官楊岐司
馬光龔鼎臣等皆諫帝弗聽然公主意終惡璋不肯復
入中閣狀若狂易欲自盡數矣苗賢妃與俞充儀謀使
內臣王務滋管句駙馬宅以伺璋過璋素謹務滋不得
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卮酒了之苗俞
白帝帝不答頃之帝與皇后同坐俞又白之皇后曰陛
下念章懿太后故璋得尙主今奈何欲爲此都知任守
忠在旁曰皇后之言是也務滋謀訖不行尋有是命此
司馬氏記聞及奏議懷吉先配西京灑掃 癸未錄繫
班在五年十月庚申其復召不得時月
囚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兵廂禁軍凡二十
五萬其間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數乃過半請下諸路揀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三

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伎巧者論如法從之 三月
辛亥詔禮部貢舉 壬子充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
州觀察使李瑋爲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
禁中瑋兄璋上言瑋愚駜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絕帝
將許之司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
尙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貴其家今璋母子離析家事流
落大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
忌日陛下閱奩中故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戚
悽愴之心乎瑋旣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帝感悟遂并
責公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瑋黃金二百兩謂曰凡
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此亦據司馬光記聞 癸丑太宗正司
言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乞還秦州防禦使知

宗正寺誥敕不許 乙卯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抃
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抃居
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
者至傳以爲口實性不便騎馬或驚雖通達必下而趨
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議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
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抃不材雖無顯過保身持祿
實懷姦之大者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
以爲言後數日輔臣朝退韓琦曾公亮獨留抃下殿謂
歐陽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得非奏君耶抃曰抃有
何事修曰韓御史言君君不知耶抃乃頓足摘耳曰殊
不知也遂稱疾求免帝許之 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
趙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吳奎爲右諫議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四

大夫樞密副使 丙辰召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
供職陶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爲郡今獨
召臣與師道非是請還介等職任時師道亦自福州召
爲鹽鐵副使誨抃及介皆未遷故 丁巳詔審刑院奏
補京朝官初該磨勘者自今須有舉主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象先爲右諫議大
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有所顧問必依
經以對反覆諷諭遂及當世之務號知經術留侍經筵
前後十五年特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
請補外帝曰大夫行有日且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
者浹日 以天章閣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爲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公著初召試中書將除知制誥三辭不

就故有是命 辛酉命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三館祕

閣寫校書籍 壬申徐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麩凡

十餘頃民皆取食帝遣內侍實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

麩民將飢也旣而濠州亦言鍾離縣地生麩民取食之

夏四月壬午宰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敕起慶歷

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約束而不

立刑名者又析爲續附令敕凡五卷 丁亥作凝機殿

於禁中 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章隸

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

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

又求尙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 壬辰改命起居舍

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爲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五

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辭及除知制誥光

乃自言拙於文辭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黽勉從

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之不辭而妄意朝

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

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

自魏晉以降先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尙浮華

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

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爲恥

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靡

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

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

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

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鋌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生殺之柄攬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以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將之權歸於縣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六

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皆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迅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眾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心小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

邪在焉豈不危甚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效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爾家凶於爾國威福之柄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王之所謹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向時節度使之權不過如是而已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謹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七

之貴庇一州之事而令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耶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政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謹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卒置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合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焉者遂至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或有簡省敎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積

婉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夫祖宗勞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八

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倘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

正無私御眾整嚴者當量其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坐平原也光又上疏論財利以爲朝廷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張設科條不可勝紀適所以擾民耳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爲今之術惟在隨才用人而久任之養其本原而徐取之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又曰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爲憂意者以爲非己之職故也臣願復置總計使臣使宰相領之凡天下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九

如內藏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攷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賢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

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治平元年十二月更定三司判官久任法或因光此疏也己酉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兼侍講知諫院楊畋卒贈右諫議大夫畋素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及卒家無餘資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賜講讀官御飛白書扇亦遣使特賜置其柩所己未以知荆南府李參爲羣牧使執政初議欲用參爲三司使孫朴獨不可曰此人若主計外臺承風刻削則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庚申太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繳還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敕告詔不許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十

庚午樞密副使給事中包拯卒贈禮部尙書謚孝肅拯性峭直立朝剛毅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知開封府時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敦厚雖甚疾惡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爲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有干請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布衣時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癸未以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知代州契丹取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遏永年曰虜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將不可復制遣人縱火一夕焚之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文代州捕縱火盜永年報曰盜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遂不敢復言鄜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

西壽監軍司爲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十一

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大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丁亥祕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陽修言祕閣初爲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號曰太清本後因宣取入內多留禁中而書頗不完請降舊本令補寫之遂詔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句內臣檢所缺書錄上於門下省補寫至是上之賜判祕閣范鎮及管句補寫官銀絹有差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壬子詔季秋有事於明堂羣臣毋請加尊號太常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眞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享太廟當時嘗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

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爲日尙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饗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眞宗神座於禮爲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甲寅廣西轉運使李師中轉運判官劉牧各罰銅二十斤先是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師中募民墾田縣置籍期永無稅以種及三十頃爲田正免科役於是地稍開闢瘴毒滅息而師中與牧坐擅除稅不以聞故蒙罰 甲子以知虔州趙抃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十一

不許 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厥後寢聞稽緩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流言或罪宗實以爲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故典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爲辭讓或云事由宮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微惑臣聞宗實自有此命以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月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歎息聖政始卒之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因請對言宮嬪宦官有以惑聖聰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帝

問陶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遺名目
乞與執政大臣議之帝曰當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
始有立爲皇子之議 八月乙亥朔內出明堂樂章迎
神送神曲隸於太常 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
宗實辭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許之初宗實屢乞繳還
告敕帝謂韓琦曰彼旣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
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
使召之稱疾不入琦與歐陽修等私議曰宗正之命旣
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
寺告敕付閣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事
定矣遂入對乞聽宗實辭所除官帝曰勿更爲他名便
可立爲皇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論樞密院及張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三

昇至帝面諭之昇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
所繫屬但姓趙者始可矣昇卽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
手札付外施行旣退輔臣未分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
書丁丑琦召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
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
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歎
曰眞學士也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先務也蓋
二帝之隆治由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
使宗實皇兄僕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
聰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
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朕
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

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爲皇子辛巳帝悉召宗室入宮諭以立皇子之意壬午詔入內侍省皇城司卽內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曙初中書擇日旁十字帝點最下一字用之邈川首領喃厮囉旣老國事皆委其子董璘知

秦州張方平嘗誘董璘入貢許奏爲防禦使董璘尋遣使人貢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狄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璘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璘屯於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彥博悉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西

分屯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有警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方平至是乃發之關西震聳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帝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虜欲入寇者甚眾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帝從其言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璘矣諒祚尋復爲董璘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竄謫宰相曾公亮獨右方平乃言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且寇所以不入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顧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光奏三上甲申徙方平知應天府乙酉詔太常寺登歌用祝敬用翰林學士王珪言

也 辛卯以司封郎中李受爲皇子位伴讀改宗正寺
伴讀王獵爲皇子位說書大宗正司言皇子累奏辭所
除恩命是日還其奏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解宇爲皇
子位仍命入內高班王中慶梁德政發車乘津置行李
入內帝旣下已卯詔書皇子猶堅臥稱疾不入司馬光
王陶等言凡人見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賞
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
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
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遜使者
不當徒反凡詔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帝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旣爲陛下子何
所聞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及選親信內人就諭旨彼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五

必不敢違也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一千詔
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事從古沂州防禦使虢國公
宗諤敦勸皇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內皇子
若稱疾卽乘肩輿已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
使者往返數回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
異日 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
子以肩輿入內先是宗諤責皇子曰汝爲人臣子豈得
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眾人執汝強
置汝於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於惡名耳皇子
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也每
一表餉孟陽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
於朝方當厚賞耳凡七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爲皇

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臥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奏遂得晏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人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櫛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中外相賀此據歐陽修私記及范祖禹帝學甲辰皇子見帝於清居殿自是日再朝於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丁未以貴人董氏爲充媛 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明堂大赦令天下係帳存留寺觀及四京管內雖不係帳而舍屋百間以上者皆特賜名額諫官司馬光言竊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六

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卽時毀撤蓋以流俗翫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犯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旣不毀又明行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冀後赦之恩不可復禁矣伏望追改前命更不

施行初帝享明堂方宿齋而充媛董氏病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卽死願勿亟聞以恩上精意后泫然從之壬子帝臨奠悽惻追贈婉儀癸丑加贈淑妃特遷其父右侍祭資爲內殿崇班官其弟姪四人葬奉先資福院後又命有司爲之定諡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光言古者婦人無諡近世惟皇后有諡及有追加策命者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諡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需從減損帝嘉納之 己未內外官並以明堂赦書加恩宰相韓琦封儀國公 戊辰改壽星觀爲崇先觀 冬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壬午封贈婕妤周氏三代舊制惟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七

二代知制誥張瓌請追改新命不報 丙戌白虹貫日 甲午命知制誥王安石同勾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鷄其儕求之弗與恃與之暱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府按其人罪當死安石駭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強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毆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舊制放罪者皆詣闕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臺舉奏之釋不問 以祕閣校理蔡抗爲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發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資羣聚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嚴抗曰採銅皆惰游之民銅悉入官而不異其直非私

鑄衣食安所給又從而誅之是罔民也因命銅入卽給其直民皆樂輸私鑄遂絕番禺歲運鹽給英韶二州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舟爲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是歲鹽課增十五萬緡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陶所請也十一月己巳進封沂國公主爲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瑋改安州觀察使復爲駙馬都尉戊子皇子徙入位十二月皇城司邏卒吳清等密奏富人張文政嘗殺人有司鞫問無狀願得清詰所從而主者不遣御史傅堯俞言陛下惜清恐自是不復聞外事矣不若付之有司辨其是非而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

支

賞罰之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諫官司馬光等亦極言其害詔清等決杖配下軍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於閣庚子再詔羣臣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酒一卮從臣霑醉至暮而罷呂氏云皇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是歲冬無冰天下斷大辟一千六百

八十三人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終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一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七十一

起昭陽單闕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令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癸丑

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

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無得僭擬 丙寅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審官院韓贄兼判都水監初置都水監欲重

其事以知雜御史判至是知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

命贄焉 戊辰宰相韓琦言秦州永寧寨舊以鈔市馬

自修古渭寨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一

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

古渭寨所置場蕃部馬至徑鬻於秦州 己巳以充儀

俞氏爲昭儀婕妤好楊氏爲修儀周氏爲婉容 二月癸

未帝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酉太子少傅致仕田況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况寬

厚明敏有文武才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有所守人亦不

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多如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

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

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

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許歲幣併

入中青鹽請錄陝西陷沒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

不盡行也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況父延昭

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見帝所御幄帘裊褥皆質素暗弊久而不易帝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三月甲辰詔前鄆州觀察推官孫兆邠州司戶參軍單驥診御脈帝初不豫醫官宋安道等進藥久未效而兆與驥皆以醫術知名特召之丙午詔中書劾宋安道等罪以聞 戊申太子太保致仕龐籍卒時帝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兼侍中諡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者至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二

卒畏服而治民有惠愛及爲相議者以爲聲望減於治郡時云 甲寅昭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昭亮卒贈中書令諡良僖昭亮爲人和易諳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故數更藩鎮無他過然妻早亡嬖三妾迭擅家政昭亮莫能制也 壬戌孫兆爲殿中丞單驥爲中都令仍令校正醫書封神應侯扁鵲爲神應公皇城使宋安道等皆降官 癸丑御內東門幄殿 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闈人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乙丑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閣門拜表稱賀 辛未晦帝暴崩於福寧殿是日帝飲食起居尙平寧甲夜

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召醫
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
輔臣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明入
禁中又取粥於御厨醫官既出復召入使人禁守之
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
帝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為某不敢為因反走
輔臣共持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
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召
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為韓琦謂珪曰
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昃百官皆集猶吉
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
殿前哭止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三

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
輔臣皆言不可乃止考異李燾曰蔡氏直筆云仁宗暴

英宗入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卻問候曉開內東門
乃啟垂拱殿後門宣旨命大臣由垂拱殿內侍言皇

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扣簾欲進內侍言皇
在此琦卻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

大臣發哭后曰在東宮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
出此言皇子在東宮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

他後莫有人爭琦曰更何可擬議后乃曰皇子已
發一命卷簾時英宗已即位琦退謂同列曰殿前班

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乃扣殿階
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

覆亦山呼拜時徐稱稱有如此觀相殿殿山下豈不
班亦山呼拜時徐稱稱有如此觀相殿殿山下豈不

然按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翊旦召入見韓琦家
亦云遣使扶侍皇子須臾皇子到與日遺略同如傳

未可信也又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
筆蓋誤今並不取邵氏聞見錄亦云仁宗大漸之夕
獻即召英宗入翊日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

同然實錄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

子卽位不云先召皇子入也神錄曹太后傳

癸酉大

獨云先召皇子入朔日乃召輔臣更須攷詳
赦優賞諸軍如乾興故事時禁衛或相告乾興內給食物中有金旣而宮中果賜食眾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爲言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什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誼者斬眾乃定判吏部南曹王端言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蒞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蒞日始遂著爲令端質之弟也 命引進副使王道恭告哀契丹左藏庫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國拱之仍齋賜大行遺詔及遺留物 三司奏乞內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綢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 帝初卽位與輔臣言皆不名及將責降醫官有欲爲孫兆單驤地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四

者言於帝曰先帝初進兆等藥皆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所能及帝斂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帝曰然則朕不敢與知唯公等裁之皆惶恐甲戌兆編管池州驤峽州同時責降者十二人獨兆驤得遠地云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 詔天下官名地名入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總管 命韓琦爲山陵使 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次復召已責降醫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戊寅詔許之旣而以疾不果有司請改日大斂司天監言卜近日則不利帝及太后帝令

避太后而已己卯大斂帝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
韓琦亟投杖褰簾抱持帝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
同列入白太后下詔候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禮院
奏請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中書樞密
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皇
太后處分稱吾羣臣進名起居於內東門從之考異李
焘曰韓

琦投杖褰簾擁護英宗事據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國史並無此當攷

庚辰遣俱備副庫

使夏儔等二十人告諭諸路官吏軍民以先帝升遐及
帝嗣位之意諫官司馬光等言竊見大行晏駕已近旬
日其告哀契丹使者猶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
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
約爲兄弟遭此大喪正當計告彼中刺探之人所在有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五

之今天下縞素彼中豈得不知而計告之人尙未到彼
彼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太宗無子則取於
小宗以爲後著在禮典豈爲國惡若彼人有問盡以實
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
豈得穩便且陛下初爲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諒
彼中知之甚悉今若告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
其笑侮耳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人晝夜兼程進
發如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 辛巳命契丹賀乾元
節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穀等進書奠梓宮見帝於東
階令閣門以書幣入始契丹使者至德清廷臣有欲卻
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諭使之還者議未決太常丞集
賢校理邵亢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柩前俾得見帝以

安遠人詔從其言時龍圖閣直學士周沆館伴契丹使者初未許見先詔取書置樞前使者固請見曰取書非故事也帝以方衰經辭焉使者執書不肯授閣門沆曰昔北朝有喪吾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北使至京師達命於几筵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爲嫌乎使者立授書然帝亦卒見穀等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沆乘間雜他語以問使者出不意遽對以實旣而悔之相顧愕然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 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閣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及是帝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旣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六

以政事復奏於簾前云 癸未內出遺留物賜兩府宗室近臣主兵官有差富弼文彥博時居喪皆遣使就賜之知諫院司馬光言蒙恩賜遺留物如臣所得已干縉况名位漸高必需資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因固辭卒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以金遺其舅氏焉

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進封衛國

公考異李燾曰琦本傳稱進封衛國實錄稱魏國今從本傳曾公亮加中書侍郎兼

禮部尙書樞密使張昇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並加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知諫院司馬

光上皇太后疏曰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物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其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七

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若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爲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尙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甯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發諸路卒四萬六千餘人修奉山陵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丁亥以皇子右千牛衛將軍仲鍼爲安州觀察使光國公右內率府副率仲糾爲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仲恪

爲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翰林學士王珪上言聖體

已安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卽命珪草還政書既而不

行考異李燾曰司馬光日記十六日丁亥王珪乞皇太后還政書注云嘉祐八年四月十八日辰時通進司降到

御寶劄子令撰當日未時進入十八日己丑也實錄亦無其事今依日記熒惑自去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

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己丑晨見東方

已權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於是右

司諫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爲準其後

京西轉運使吳充楚建中知濟州田棊相繼上言請遵

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宮除明器之外金玉

珍寶一切屏去建中須城人也禮院編纂蘇洵亦貽韓

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乃詔禮院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八

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他猶一用

定陵制度考異盧士宗傳云士宗爲少府監典工作造方中諸物比乾興省費十餘萬緡按實錄云

少府監所增明器而已然則一種省費右司諫直集

賢院同修起居注鄭獬上言大行山陵依乾興制度雖

未爲過侈以今校昔蓋有不同乾興帑藏充積財力有

餘以故可溢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

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雖三路州郡頗能

支吾蓋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能充補萬

一歲凶民飢小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善其後豈可

用乾興爲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

以爲襄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臣不復言

竊惟先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

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樸陋此天下所
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
先帝平日節儉之德乎臣以爲宜敕有司條具名數再

議減節

澣疏據本傳附見實錄不載也

帝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

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帝始親行禮又卷
簾坐受慰人心稍安丁酉起復文彥博固辭表三上

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彥博又辭許之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

高以宗廟社稷之重超然遠監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

可守大業擢於宗室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

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

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九

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
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
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審易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
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
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紀綱不
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
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
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
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
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

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合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咸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明聰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已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 庚子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帝同育於禁中仁宗常謂太后他日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既長出宮慶厓

七年歸於濮邸封京兆郡君於是正位 五月癸卯進

封公主為長公主岐國改越國福安改康國慶壽改惠

國永壽改榮國寶壽改順國以皇子位伴讀太常少卿

李受為左司郎中皇子位說書屯田員外郎王獵為刑

部員外郎並充天章閣待制受兼侍讀獵兼侍講管句

皇子位昭宣使瑞州刺史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原州

團練使充入內副都知故事都知四人至是并全育而

五詔後有闕勿補任守忠鄧保吉甘昭吉李允恭石全育並為入內都知凡五人也

庚戌封長女為德寧公主第二女為寶安公主第三女

為壽康公主中書奏用故事并長公主皆賜告罷其冊

禮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詔雖下然

調役未嘗損也此據司馬光日記王珪集亦載此詔文 三司計山陵當用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十一

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鹽

於永安縣轉運副使薛向陳五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

許之此據薛向傳附見 以右司諫王陶為戶部員外郎直史

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祕書丞孫思恭

充皇子位說書孟陽自以王宮教授與帝有潛寵之舊

而李受王獵皆非帝故識顧先得待制由是缺望固辭

說書不拜 丁巳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

故也 富弼既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 庚申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

幼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誅

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

皇帝諡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諡當集

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先帝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甲子集慶節度使知曹州張茂實請改名孜從之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就東宮聽讀是日初御延和殿帝疾猶未平命輔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二十一人禱嶽瀆名山 六月癸酉帝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儀退詣內東門小殿簾帷之外復奏政事於皇太后如初 先是禮院言大行祔廟而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三

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者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爲受命之祖太宗爲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眞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

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
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請增
一室爲入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
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司馬光
議曰臣等謹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太祖之廟百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亦有終也
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尙在三
昭三穆之數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
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
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
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
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一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三

昭一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
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
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
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
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
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
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扑等再議於是復
上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
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
其說出於不見商伊尹之言而承用禮家之誤蓋自唐
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廟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者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

昭三穆之外以爲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兩之意且議者言僖祖當遷者以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臣等以爲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禮旣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未嘗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爲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蔡襄爲修奉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五

太廟使襄乃以八室圖奏御又請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從之 帝自感疾卽厭服藥餌韓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卻之藥污琦衣太后亟出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也 丁亥詔今歲制科舉人著作佐郎趙高等十七人權罷將來到場便赴祕閣就試以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知明州太素嘗爲大理評斷官入審刑爲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刑法三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則必召與議太素推原人情以傳法意眾皆釋然自以爲不及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其不堪甚於我也在大理以耳疾數

求罷執政以爲任職弗許久之乃出守 癸巳司馬光
上太后及帝疏曰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
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
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
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
至親正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
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
欲有開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
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癸巳二十三日 帝初以
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
悅者乃其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五

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
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
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眾人
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
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眾頗惑之琦
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一語而入宮門卽得許多錯琦固
不信也傳者亦稍息李肅曰此據琦家傳及別錄但略
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彼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
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存之
諸頓所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
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數時三司使蔡襄總應奉山陵事
凡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
此據蔡襄 帝疾旣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上

疏曰今四方之人翹足引首傾耳注目願觀新政者累月於茲而未御正殿以見羣臣議者皆謂聖躬旣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卒哭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逾於高宗矣今易月之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割情顧思大誼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 秋七月乙巳以侍御史呂誨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知諫院司馬光言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事各遣親屬進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僉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況近年官吏繁冗十倍於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六

國初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制條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又并增數百入仕之人自鄉來減省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鄭獬亦以爲言且曰昔眞宗初卽位有事於南郊舊例羣臣皆得遷秩而眞宗以爲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勳階眞宗已嘗革濫賞於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絕繆恩於登極之後也執政謂已行之詔難於復改遂寢其議 壬子初御紫宸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隻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殿皆不御至耐廟始如故

丙辰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祭弔見於皇儀殿門外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令守舊約司馬光言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皆欲瞻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卽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蜂蟻之眾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丁巳契丹使祭大行皇帝於皇儀殿遂見帝於東廂帝慟哭久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七

使人言及大行輒出涕 癸亥契丹使辭於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癸亥歲星晝見 乙丑星大小數百西流 丁卯詔羣臣當上殿者今如故 戊辰百官請大行皇帝謚於南郊 初契丹興宗母蕭氏愛少子宗元欲以爲嗣興宗之重熙二十二年王拱辰報聘興宗嘗爲拱辰言之其明年興宗殂長子洪基嗣立改元清寧尊蕭氏曰太皇太后以宗元爲皇太叔清寧三年蕭氏殂宗元怙寵益驕恣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洪基知其謀陰爲之備是月戊午宗元從契丹主獵於涼淀契丹主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洪基先行依山而左宗元子楚王洪孝性陰險與宗嘗言其目有反相前

二歲說其父詐稱疾俟車駕臨問乃行弒逆計卒不遂至是乃以其黨四百餘人誘脅弩手軍直犯行宮射契丹主傷臂又傷馬馬仆太師某下馬掖其主使乘己馬殿前都點檢蕭福美引兵與洪孝戰射殺之契丹主兵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距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禽斬明陳王蕭孝友等皆坐誅先遣來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並以檻車載去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時清寧九年也考異李壽曰此其稱相某及太師某副留守某皆不得其名故也當攷今按遼史宗元作重元洪孝作涅魯古而道宗紀書此專重元黨有陳六蕭胡觀等凡九人其誅逆有功則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知北院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宋

南府宰相蕭唐古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如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敦睦宮使耶律良等也長編所謂某某者終不得其名姑仍舊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諡

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

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刑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閱視此蓋國初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

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躬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
陛下養性安身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
致虞舜之無爲天下幸甚 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爲
興慶宮既而知諫院呂誨言唐有此宮名改曰慶靈
辛亥以皇子光國公仲鍼爲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
陽郡王改賜名頊樂安郡公仲糾爲明州觀察使祁國
公賜名顥大甯郡公仲恪爲耀州觀察使鄴國公賜名
頊 戊午上仁宗謚册於福甯殿 己未永昌郡夫人
翁氏削一資翁氏位有私身韓蟲兒者自言嘗汲水仁
宗見小龍纏其汲而出左右皆莫見因召幸焉留其金
釧以爲驗仍遺之物蟲兒遂有娠於是踰十月不產按
問皆蟲兒之詐得金釧於佛閣土中乃蟲兒自埋之也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九

太后以諭輔臣命杖蟲兒配尼寺爲長髮而翁氏坐貶

輔臣皆請誅蟲兒太后曰置蟲兒於尼寺所以釋中外
之疑也若誅蟲兒則不知者必謂蟲兒實生子矣考異李燾

日歐陽修私記載此事尤詳獨以蟲兒乃宮正 壬戌

以皇子位伴讀王陶爲淮陽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說書

孫思恭爲侍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韓維

爲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呂誨言王

今未出閣當且設師友不宜遂置僚屬臣欲朝廷先正

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安況王年已長當早令

出閣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爲僚屬於事體卽無不順

此據呂誨奏議 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御史

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平安臨朝以時

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邊塞人情缺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論之臣辭情淺狹不能仰悟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眞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闡然不光也 冬十月癸未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張瓌爲左諫議大夫以瓌在先朝嘗建言密定儲副特錄其功也 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 十一月乙亥虞主至自山陵皇太后迎奠於瓊林苑太后乘大安輿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箴不鳴鞭侍衛皆減章獻之半所過起居者或呼萬歲庚子虞於集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猶用在途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三

之禮帝不親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御史中丞王疇亦以爲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擇等奏乃詔翊日親虞旣而帝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卽奏臣昨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陛下幸聽臣言命有司設親祭之禮而今復不出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也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祭以解中外之惑然帝竟以疾故訖九虞不能出也 甲辰帝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卒哭舊無卒哭之禮於是用呂夏卿議始行之 丙午祔仁宗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仁之舞

以王曾呂夷簡曹瑋配享廟庭 己酉減東西二京罪
囚一等免山陵役戶及靈駕所過民租 庚戌詔州軍
長吏舉精於醫術者令赴闕 辛亥契丹遣蕭素等來
賀卽位 甲寅賜太常少卿孔叔詹金紫叔詹監裁造
務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賞管庫之勞故有是賜自
是以爲例是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昔漢明德馬皇
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
人不必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
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
淳篤母子慈愛終始無纖芥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
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
仁孝聰明選擇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三

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食
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
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
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栗方今仁宗新棄四海皇帝
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
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有絲
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
側足累息竄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
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
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
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
過失邪况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

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內俟天地垂佑聖躬痊愈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光又以疏諫帝曰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撫畜長育居其大半陛下自齟齬之年爲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三

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內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慕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肯變更蓋歸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旣愈之後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閣克己自修以謝前失温蒸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

損也呂誨上皇太后書言漢馬皇后鞠養章帝勞瘁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隙章帝終爲賢主史冊書美世遠益光臣伏願殿下循修以爲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宮中閒言不可不察并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又乞蚤建東宮以固本根杜絕闕覲慰安人心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議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卽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甯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三

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闈臣等五六書生爾若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爲可稱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

短矣

考異李燾曰據韓琦家傳謂焚歌詞時琦在陵下

蘇轍龍則別志但別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

廢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

知何人爲太后言此今輒改爲左右議問者庶不失事

實則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帝按家傳則云韓琦獨見其

勸帝盡禮於太后語意略同今改爲琦等共云云或得

實也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

講讀帝曰當俟祔廟舉擇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

司馬光以爲學者帝王首務不宜用寒暑廢帝納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邈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

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云玉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

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

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又講有朋自遠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方來不亦樂乎公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

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爲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爲

樂至於王者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其朝夕

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爲未足於是更旁招

俊又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

天子之友朋自遠方來者也其樂亦大矣又曰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及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

耳二人辭氣明暢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劉敞事據行狀附見乙亥淮陽王頊出閣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入內都知任守忠管句敏求時知亳州特召用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一

五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一終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二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七十二

起開逢執徐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厯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名曙漢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

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宜平坊第初王夢

兩龍與日竝隨以衣承之復數於赤中其一龍

視王曰吾非王所能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

見黃龍游光中四歲仁宗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

羸慢眼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

左監門衛率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

練使嘉祐七年八月立為皇子改今名見於請

居殿自是日再朝或入侍禁中遷齊州防禦使

鉅鹿郡公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戊戌太白晝見 景

靈宮使武靈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請老帝初卽位以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一

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命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

治晚愛信幼子頗致物議至是諫官呂誨請赦庠不得

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乎 癸丑

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

三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為二百而別

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契丹追賊

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

盜來奔卽逐出若有劫略捕送本國如婦女老小避賊

入境善諭遣之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尙寬再任歲滿

特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尙寬在

唐州前後凡五年先是言事者屢以守令不久為患朝

廷立再任之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尙寬修舊起廢興輯

勸課有實效焉。同知諫院呂晦奏先朝兩府及臺諫
官奏對卽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
洩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
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辛酉詔以仁宗配享
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
夏至事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
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
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眞宗配翰
林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卽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
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卽位亦以
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卽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
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二

議謹按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
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
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夫眞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
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
之故廢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
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
其義一也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
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合乎禮唐
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肅宗配在永泰時
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

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眞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眞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眞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夫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眞宗配孟夏雩祀以仿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竝侑對越昊穹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三

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曰孝子之心孰不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景祐中以太祖爲帝者之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眞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紬祖而進父

也必若此行之不獨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竝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於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父嚴祖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厯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爲便詔從抃等議

考異李燾曰王鳴謙實今於鳴傳內撥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再詳定不載孫抃講讀官也王鳴臺諫官也司馬光諫官也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四

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 辛未令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鹽船犯邊禁者用剖船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禩罷用弓矢弓羈進酒胙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輿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旬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於景靈宮西園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靈真燾因請圖乾輿文武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京師賦趨於酒戶有常籍無論售與不售或至破產以償

燾請廢歲額嚴禁令隨所用剋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數
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燾徐開陳
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兄子也 司馬光言
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
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
爲仁宗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母今濮王旣沒陛下平
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今陛
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始終
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以叶天下之望
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
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
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五

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閒居
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縱容講論至於文武朝士使
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所以然
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欲知其人能否
才器所任也今陛下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
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
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
宣召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稍解嚴重細加訪
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皇太后母
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
邸入承大統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
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

以報之將何以慰天下之望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卽位將近暮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予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俱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若不能行此二者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六

養之禮曰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呂誨言臣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而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敢不爲陛下委細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眾皆嗣君冲幼親爲輔翊竝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旣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宗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唯內勤孝養率中

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持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爲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言於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寧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以萬機浩繁殿下勞身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七

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爲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以漸補初抃至大名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無比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是官吏以募義勇不足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媿服丁丑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有請帝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帝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帝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細

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眾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字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癸未放宮人三百三十五人甲申御邇英閣帝諭內侍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卽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爲常帝自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八

卽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每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眾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廟自愛不可不謹帝納其言爲之俯首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眞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浹旬至今車駕未出眾論狐疑皆云事將中輟臣愚以爲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

選棟時曰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一兩日間車駕早出
爲民祈雨以副中外顛頤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大清
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土庶瞻望驩呼相慶五月
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從胡宿言也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同修起居注郡必編集仁
宗御製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
復處分軍國事先是帝疾稍愈自去年秋卽問曰御前
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
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帝輒留之不出帝
旣康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欲還政天子而
御寶在太后所乃因帝祈雨還令御寶更不入太后閣
嘗一日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九

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卽合求退顧
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
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
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無庸請也於是琦詣東殿覆奏
帝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旣退琦獨留遂
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退我當居深宮卻每日
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
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
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
起琦卽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微見
太后衣也考異李燾曰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
邵氏聞見錄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巖叟別
錄其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其
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欺

嘉祐初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幃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眾弼自是怨琦益深考異李燾曰富弼怨韓琦見錄稱富弼爲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恐弼初無此言也庚戌帝始曰御前後殿如故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陛下旣南向負展以臨羣臣車駕出幸以慰都人之望復曰御前後殿修祖宗舊制雖仁明聰哲足以感悅兆庶原其本始亦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也其所以成就如此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可謂聖功之始終者雖古之賢后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十

不能加也臣愚以謂母后風烈見於世者如此陛下當崇禮極情而答之於以示天下夸後世不可使慈孝之迹兩未光明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加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貽於天下矣帝從之卽曰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辛亥帝問執政積弊甚眾何以裁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以寬爲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奎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

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爲無窮計當有所裁
損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
如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閣使臣錄聖旨付
所司其屬中書樞密院使臣申狀皆覆奏卽施行 丙
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保平節度使
判鄆州曹偁同平章事初議除拜帝以問宰相韓琦琦
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
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帝固請久之乃許考異
李壽曰司馬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穎王謂維
及孫恩恭曰慈壽欲爲曹偁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
后猶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當考學士院
奏詳定改律敕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餘令依
此以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十一

宗廟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伏以出於天
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
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陛下
卽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旣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
義後其私親欽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
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
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伏請尊禮濮安懿王及
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
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
光上皇太后疏曰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
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

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容貌言辭誠或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修盥視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對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怨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七

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利祿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闖覬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眾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

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
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
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
愈不自安力謀離間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遠
斥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
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
激推謝然後使兩宮之歡一皆如舊皇帝皇后進見之
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一
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肩壽無疆國家又安名
譽光美其與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
者得失相去遠矣 呂誨言於太后曰臣伏覩殿下近
降手書以皇帝旣安堅罷同政謙謙之美當垂光於萬

寶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三

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恐前降書旨或
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審臣所以
瀝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監照天下幸甚 閏月癸酉
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
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使人經過滋與飲勸酒皆
不應異時涿州數以細故移文往來及是罕有至者虜
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合出
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
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
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譽此其
短也 戊寅帝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
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勵精求理爲政得人所以

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擇人決不可使姦人當國事也吳奎曰明皇惟豪邁無防檢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如忠嗣忠純可矣安祿山之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帝皆以爲然己丑以御史中丞王疇爲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帝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帝問輔臣曰京曷爲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求去耳又問京爲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歲餘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修曰黯爲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耳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古

退實係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爲先不可不察也帝然之夏六月己亥進封皇子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頊爲穎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增置宗室學官詔大宗正教授有不職者察舉以聞癸卯貢院奏准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按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壻皆三世食祿有人保任乃得充選比工商雜類納財受官流品爲勝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贓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贈仁宗昭儀俞氏貴儀翊曰又改贈賢妃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穎王下詔答不允帝旣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了未復增置同

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靈州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帝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卽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 戊申詔大敕繫位皇子項在富弼上顥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唃廝囉年賜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徙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七人而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 知太原府陳旭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帝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 乙卯帝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廊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五

延已三歲習邊事帝曰延州都監高遵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爲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耳大臣苟如此朕何所賴焉 戊午以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爲穎王府翊善賜金紫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初淮陽郡王將出閣以陶等爲翊善記室侍講至是進封穎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閣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爲兩王記室侍講穎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習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亟令毀去帝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

維等極諫曰陛下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繼之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擇宮僚所致宜召之中書褒諭之曹侑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戒王曰陛下親總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勿有所預也考異李壽曰曹侑除使相在五記舞靴事據邵氏聞見然日月丙辰維戒王事據司馬氏日辛酉太白晝見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振在眞宗時知制誥九國者吳錫行密南唐李昇閩王潮漢劉崇南漢劉隱楚馬商西楚高季興吳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七

越錢鏐蜀王建孟知祥也 壬戌歲星晝見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三司使蔡襄爲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從京東提點刑獄王綱所言以重長民之官也 丙子以邈川首領喃厮羅子誠州團練使董遵爲順州防禦使 八月丙辰以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爲保信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初帝爲皇子台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帝卽位不豫遂交構兩宮間於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言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姦恣橫不法事不可勝言伏望陛下盡發其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

懲姦慝帝納其言翊日遂黜守忠考異李燾曰文潞公諫官司馬光呂誨言入內都知任守忠交鬪宮闈光又疏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為樞相之行諫弼進曰陛下命竄逐之時守忠亦頗有勞願少寬之弼奮而前曰先帝親授陛下以神器皇太后力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願復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耶上遣弼之官於是琦悚然失色卻立數步弼氏聞見錄治平初英宗即位是琦悚然失色卻立數步弼氏聞見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詔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契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使斬州安置取也鵬呼魏公之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為魏公作畫錦堂此按二書所載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以甚聞見錄譽琦又過當今竝不取琦特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七 萬石賑宿亳州水災饑民 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

初有詔以是日開逾英閣至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准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為禘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仁宗天聖元年四月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之內按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禘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禘明年未禘亦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享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諡禮院奏懷

德已葬難定諡詔令更議復奏曰自古作諡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啟殯告贈諡於柩前無贈者設啟奠卽告諡既葬加諡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皆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諡右司員外郎崔廈以爲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禮死不必有諡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諡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啟奠告諡而謂所制不必有諡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諡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諡一用唐令然請諡之家例供尙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判都省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潤筆自此既葬而請諡者甚眾歲月寢久官闕行迹士大夫所不能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夫

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諡是廢周公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詔自今得諡者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尙書太常合議定諡葬前牒史館及以付其家卽徇私諡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旣葬請諡者更不定諡臣等謂宜如舊從之翰林侍讀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帝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邪復賜以告每燕見諸學士必問敞疾少間否賜以新橙慰撫甚厚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終俸詔令特給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柬之進讀以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柬之曰卿者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宮省柬之諫

曰陛下長君也立自齊邸人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嘗令
押賜穎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卽退帝諭王令留
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翊日見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
之福帝甚悅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
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
廐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
聽入及賜食殿門愬於押伴張觀詔令還赴延州與宜
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
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
目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
宗沮服遂不復辨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
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高宜罪不報是秋夏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九

國主諒祚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
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司
馬光言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
不避疆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
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
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
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
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
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
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
乃更遣使齎詔撫諭彼順從則悔之傲很則畏之無乃

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復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冬十月庚子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擢授有差辛丑直秘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帝諭閣門引對於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所未嘗至也癸卯禮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推本位最長者承襲瀛州防禦使宗樸濮王第二子今於本位最長詔封宗樸襲岐國公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薦舉文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三

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其人已薦者而有他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謂宜無限重複可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十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連用受益二字以翰林學士賈黯奏仁宗舊名所當避也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初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

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從之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考異宋史兵志云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今從本長緡於是知諫院司馬光累奏以爲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一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眾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況卽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耶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教閱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三

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有節莫不謂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而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

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厓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無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人當位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矣 己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帝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成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五

服後遣使招誘乃始效順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當懷柔之耳是冬詵始案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領詣墜下閱簡土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更鑄印給之奏免兩江積欠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益恭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 以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初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俗不蠶織乃下令勸使植桑有犯罪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慕效後呼爲著作林及徙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主者怒白其事於朝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

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 十二月
庚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丙午以翰
林學士禮部侍郎王疇爲樞密副使帝嘗謂輔臣曰疇
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耳一
日晚帝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帝
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
是命疇辭不拜帝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
已跌須疇入乃進內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
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
者帝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
滁州團練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
輔且不卽草詔帝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三

二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
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
朝廷選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臣竊爲
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
俾令思過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
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
士宗因奏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爲帝言外議皆謂
責公輔太重訖不從 以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
明爲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管句鄜延
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爲涇原路
權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權管句秦鳳路蕃部
公事渭州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

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卽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強壯預爲經畫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寶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前世以宦者豫邊事將帥不得盡其用及有是命人_{考異實錄云卒}不以爲便也_{蓋追記治}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尙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寄重實均安撫使之權乎原朝廷意必爲昨來熟戶背叛弓箭手逃_{平四年大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以時犒設專行姑息何其疎也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閭外之權得盡其用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資治通鑑後編

卷七十二

三

有論列瞻又因入對力請追還昭明等否則願受顯逐訖不從瞻蓋屋人也王昭明等旣至召蕃部首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令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每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亾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耳今昭明等徒能呼首領慰恤以言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_{考異程戡正傳}癸丑以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妖祀聚眾爲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謂囚曰汝輩

能復業吾釋汝罪皆叩頭乞自省乃止坐爲首者餘釋
不問蜀人大悅他日上爲轉運使榮謹曰趙抃爲成都
中和之政也 是歲畿內宋亳陳許汝蔡唐穎曹濮濟
單濠泗廬壽楚杭宣洪鄂施渝州光化高郵軍大水遣
使行視疏治振恤蠲其賦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二終

卷七十二

三



